

日本右翼势力 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Right-Wing Forces in Post-WWII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王希亮 ←→ 著

013068395

D731.309

Right-Wing Forces in Post-WWII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04

日本右翼势力 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王希亮——著



D731.309
04



北航 C16760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 王希亮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97-4816-9

I. ①日… II. ①政治-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D7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9281 号

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著 者 / 王希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 子 信 箱 / jxd@ ssap. cn

项 目 统 筹 / 徐思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 任 编 辑 / 宋荣欣

责 任 校 对 / 李高明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816-9

定 价 / 89.00 元

印 张 / 26.25

字 数 / 38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 200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右翼势力崛起对东北
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变数及对策研究”（07BGJ19）的最终成果

目 录

序章 日本右翼运动的源流	1
第一节 从“民权主义”到“国权主义”	1
第二节 右翼势力在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8
第三节 日本右翼运动的林林总总	22
第一章 美国占领时期的右翼势力与反共排华活动	32
第一节 冷战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方针的转换	32
第二节 反共右翼团体的抬头	40
第三节 旧金山条约与右翼的复苏	44
第四节 右翼势力的反苏反华浪潮与中苏两国的对日政策	53
第二章 新安保体制及右翼势力促进运动，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僵持	63
第一节 新安保体制出台的国际国内背景	63
第二节 新安保体制的确立与右翼促进运动	69
第三节 安保斗争后右翼势力的恐怖活动	73
第四节 韩日谈判与制造朝鲜半岛“危机”	76
第五节 岸政权时期的中日关系及右翼的作用力	79
第三章 “反 YP 体制运动”、“昭和维新运动”及其影响	92
第一节 新右翼登场与“反 YP 体制运动”	92



第二节	1970年代右翼的“昭和维新运动”	104
第三节	右翼对《韩日基本条约》及领土争端的负面影响	115
第四节	中国对日政策的演变与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	123
第四章	新保守主义时代的右翼及其影响	132
第一节	中曾根内阁的新保守主义	132
第二节	新保守主义时代右翼运动的新动向	140
第三节	中日恢复邦交后的蜜月期及第一次波折	153
第五章	1990年代知识界右翼团体的出现及其影响	159
第一节	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及右倾化趋势	159
第二节	知识界右翼团体的形成及其活跃	164
第三节	“正论派言论人”的出场及其谬说	177
第四节	知识界右翼与上层社会及传统右翼的关系	228
第六章	围绕历史问题右翼运动的攻击矛头及其影响	235
第一节	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	235
第二节	知识界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谬论	250
第三节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风波及右翼势力的催动	264
第七章	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及右翼的作用力	284
第一节	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284
第二节	战争遗留问题与民间被害诉讼	307
第三节	“中国威胁论”与日本“价值观外交”	311
第四节	围绕台湾与领土纠纷问题的右翼论调及其行动	322
第五节	借题发挥和制造矛盾，右翼的仇共反华活动	337
第六节	日本政权更迭与中日关系展望	364
结语	日本右翼问题的思考	373

序章 日本右翼运动的源流

第一节 从“民权主义”到“国权主义”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转向与玄洋社的成立

明治政府成立后，朝野上下围绕“征韩论”掀起一场纷争，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被“内治优先派”击败，^① 西乡一怒之下辞官返乡，在鹿儿岛建立私学校，邀集同道友好，招收青年生徒，着手培养和积蓄反政府势力。随西乡一起辞职的明治政府参议江藤新平返回家乡佐贺，纠集旧士族起兵反政府，要求当局重新起用“中兴元老”（指西乡、江藤及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人），对内维护士族利益，对外征伐朝鲜和中国。结果，江藤兵败被处斩刑。西乡的另一支持者板垣退助也辞官在家乡高知县成立一个“立志社”，后组建日本最早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以“天赋人权”为口号，鼓动失意士族掀起民选议院运动，向明治政府索要参政权。

由于明治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一部分旧士族失去往日的地位和权益。广大农民也深受地税、兵役及货币贬值之苦。除少数既得利益者外，社会各阶层普遍对明治政府不满，骚动或暴动屡有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

^① 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为代表的“内治优先派”并非不赞成征韩和征台，其主要用意是排除西乡派势力，待西乡等人下野，他们立刻掀起了征台之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自由”、“民权”为旗号的自由民权运动不仅有旧士族的骨干发动，而且得到下层社会的支持，各类民权运动团体方兴未艾。从1883年到1885年，许多地区的农民自发组建起贫民党、困民党、借款党等群众组织，向地主、高利贷者展开减租减息、延期还债的斗争。

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冲击着刚刚成立的明治政权的根基，引起政府专制派的担心和顾忌，于是采取了严酷镇压的手段，旨在扼杀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1878年7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太政官第二十九号令，指示各地警察机构务必监视各地民众的集会活动，“万一其举动煽动民心，妨碍国家安全，警视长官及各地方长官必须颁令禁止”。^① 1880年4月，明治政府又颁布了《集会条例》，要求所有集会必须接受警察的监视和检查，“包括有教唆诱导他人犯罪之意，以及妨碍公众安宁”的集会，^② 警察有权予以解散，命令参与者退去，并对参与者处以罚款或监禁的处分。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又以明治诏书的形式宣称十年后（即1890年）开设国会，以稳定民权派的情绪。还向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暗送秋波，提供资金送二人出国考察欧洲的立宪事宜，并把板垣拉进政府，恢复其参议的职务，使自由民权运动出现分裂的局面。

在平息“自由民权运动”的同时，明治政府对外强硬派开始把目光瞄向海外。1874年4月4日，日本以三年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害事件为借口，发兵征伐台湾，遭到台湾民众的顽强抵抗，但昏庸的清廷竟同意赔偿50万两银子了结此案，让日本侥幸赢得了这场战争，不仅把琉球纳入日本的版图，而且更增添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把主要矛头首先对准朝鲜。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参议院议长山县有朋公开主张出兵朝鲜，“以我军队占据开港场所，或趁机占领要冲诸岛”。^③ 在此强硬方针下，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驻朝鲜公使又公然派兵，支持和协助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发动

① 明治编年史编纂会编《集成新聞·明治編年史》第三卷，財政、經濟学会，1935，第418页。

② 苏武缘郎：《明治史總覽》第三卷，明治史刊行会，1938，第512页。

③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1，第151页。

“甲申政变”，夺取了政权。但在朝鲜王朝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仅仅掌控“三日天下”的金玉均等人逃往日本，更刺激了日本朝野上下的“伸张国权”运动。有学者评论认为，“引人注目的是，明治初期的‘征韩’、‘征台’，是以不满士族阶层为中心，但从‘壬午’到‘甲申’，对外膨胀的侵略论同自由民权、开设国会运动融合在一起，并扩展开来，明治政府推行的侵略政策获得民间阶层的支持，从此开始奠定了基盘”。^①

以明治政府的国权扩张为背景，民权派也开始向“国权主义”转化。其重要原因一是民权派中的旧士族原本就是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派”。自由党头目板垣退助正是因为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失意而辞职，返乡后发动旧士族成立起“立志社”，喊出争取民权和召开国会的口号。其他如制造“加波山事件”、“群马事件”、“饭田事件”以及“萩之乱”的民权派领导人，无一不是对外强硬的“征韩派”，他们反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参政权，绝非反对当局的对外扩张政策。组织福冈“向阳社”的头面人物武部小四郎、越智彦四郎、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等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征韩派”。在他们发动的武装暴乱失败后，在重新组织的结社章程里，明确阐明了“弘扬国权，辅佐皇家”等字样。头山满也说过，“大西乡主张的征韩论，直接的理由是膺惩韩国对皇国的非礼，其真实意义和大目的是将我皇道及我之正义弘布亚洲大陆，即，把我进出大陆的第一步印在亚洲大陆上”。^② 尤其是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后，再度燃起民权派“大陆经营”的热情，“向朝鲜、中国扩张上升到结社工作的主导地位，其结果，逐渐对伸张民权失去了热情”。^③ 自由党大员后藤象二郎公开声称，“必须把支那兵驱逐至鸭绿江以北……如果（中国）整治朝鲜，我们就应立即拿下支那！”^④ 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

①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第160页。

② 竹内好、橋川文三：《近代日本与中国》上，朝日新闻社，1974，第106页。

③ 王希亮：《大陸浪人のさきがけ及び日清戦争への躍動》，《金沢法学》第三十六卷一、二合并号，1994年3月，第59页。

④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第163页。



新闻》也发表题为《国权扩张论》的社论，内称，“我邦着手海外的顺序，首先应从近邻开始……现亚洲共同忧虑的是欧洲人的横行跋扈与兼并蚕食，只能以自己之力防御之。在亚洲，唯有我日本吸收了19世纪的文化、不亚于欧洲，所以，亚洲先进的我邦，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必要上，都不能不拯救亚洲的衰运……我等有志青壮年当以热血从内事转向外事，政府宜应策划方法，利用这些人扩张国权，内固社会之安宁，外获海外之国利”。^①这篇社论表明民权派终于屈服权力，开始向“国权论”转化。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当月末，自由党宣布解散，另一个民权派组织立宪改进党也以党首大隈重信的脱党宣告解体。

1881年2月，福冈向阳社宣布更名为玄洋社。之所以命名为玄洋社，取意于福冈面前的玄海滩，因与大陆和朝鲜相连，表示玄洋社员要越过玄海滩向大陆和朝鲜半岛“腾飞”，开拓一番“新天地”。玄洋社以平冈浩太郎为社长，头山满等人为干员，并颁布了三条宪则：（1）敬戴皇室；（2）爱重本国；（3）固守人民权利。^②表面上看，玄洋社没有放弃民权主张，但从宪则的“敬戴皇室”和“爱重本国”两条分析，该团体已经把自身的政治奋斗方向同天皇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它是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但其意义已经不同于民权运动时的士族结社，而是游离于政府外围，却是为政府（国家）大陆政策效忠的团体；该团体坚决奉行大陆扩张主义，与政府的强硬派保持一致，有时则对软弱派加以抨击；他们同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左右庙议的影响力，有时又不受政府决策之左右，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另与士族结社不同的是，他们经常实施暴力恐怖手段，排除他们认为的“障碍者”或“绊脚石”。因此，中日学术界普遍认为，玄洋社即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个右翼团体。

所谓“右翼”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法兰西大革命后，当国民公会讨论重大事宜时，因代表保守势力的一派坐在会场的右侧，而激进的雅各宾

^① 《自由新聞》，1884年10月5日，转引自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第165、166页。

^② 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玄洋社社史》，近代史料出版会，1917，第225页。

派则坐在左侧，从此，人们往往把代表保守势力的派别称为“右翼”，相对激进或主张革新的势力称为“左翼”。一般说来，“右翼”与“左翼”的区别详见表序-1：^①

表序-1 右翼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区别

右翼运动	左翼运动
传统主义	非传统主义
民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	民主主义、国际协调
思想的非大众性	思想的大众性
小规模、孤立的	集团性、大众运动
承认暴力、恐怖的合法性	不承认暴力的合法性
资金来源依托外力、寄生性	资金自力、自营、会费、办刊收入等
思想、运动的非理性化、情绪化	思想、运动的理性化、合理主义

在日本，右翼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建立在“神国日本”的思想理念之上，以国粹主义、超国家主义和大亚洲主义为主要特征，是明治维新后大陆扩张和对外侵略政策派生出来的民间团体。所以，它既不等同于官方缔造的御用机构，又同军政各界保持特殊的联系，同时还时而与政府决策相悖，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推行自我主张。另外，日本右翼与西方理念的右翼团体也有区别。概言之，日本右翼是植根在皇国史观的政治土壤上，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以日本的国权扩张为主要奋斗目标，积极参与国家对外的侵略扩张行径；到了战后，日本右翼又以反对“雅尔塔-波茨坦”体制（他们称YP体制），抨击“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主张自主制定宪法，发展军备，走政治、军事大国道路等为主要表现形式。而且，各个右翼派别的运动方向、宗旨、手段等均有微妙之区别。

二 玄洋社的早期活动

玄洋社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大陆扩张的国策上。1882年，朝鲜爆

^① 参考天道是《右翼運動 100 年の軌跡》，立花書房，2000，第5、6页。



发“壬午兵变”。头山满认为伸张“国权”的机会来到，公开声称，“若先取大者，小者则不得而获，若先取中国，朝鲜则不取自得。故，与其对朝鲜下手，莫如先将中国吃掉”。^① 遂联络熊本县的相爱社组成一支 150 人的“征韩义勇军”，准备派往朝鲜推波助澜、趁机搅乱朝鲜政局，以便火中取栗。但因朝鲜的兵变很快被镇压，组建“征韩义勇军”的计划流产。1884 年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等开化党人逃亡日本，玄洋社对金玉均等人格外庇护和关照，意在培植朝鲜的亲日势力。此后，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恼于日本政府同列强交涉时的“软弱”，玄洋社员来岛恒喜策划了暗杀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事件，大隈身负重伤。事后，来岛独自承担责任，才使玄洋社其他成员免受牵连。

1886 年 8 月，清朝海军舰队访问长崎期间，部分官兵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玄洋社上上下下将此事件视为“国辱”，“皆悲愤慷慨”，认为“徒讲民权，不顾国权之消长，欲维持日本帝国之元气，必须实行军国主义，以大申国权”，“于是放弃民权伸张论，转变为国权主义”。^②

1886 年，参谋本部“支那课”陆军中尉荒尾精受参谋本部的派遣，潜入中国汉口以开设乐善堂药店为掩护，实际是日本军部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情报据点。玄洋社头目头山满随即派社员山崎羔一郎、藤岛武彦、中野二郎、石川伍一、田锅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井深彦三郎、宗方小太郎等十数人汇入荒尾的旗下。参谋本部也派出根津一、浦敬一等军官协助荒尾工作。一时间，汉口乐善堂大陆浪人云集，^③ 这些人蓄发留辫，着中国人服饰，学中国语言，每日出入于街市，徜徉于要害机关、部门和军队驻地，展开了秘密的军事谍报活动。

1890 年 9 月，荒尾精又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所，打着中日贸易的幌子，实则是一所培养间谍的学校。后来，日清贸易所改称东亚同文学会，附设东亚同文学院。进入日清贸易所和东亚同文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属于玄洋

① 黑竜会：《東亜先覺志士記伝》上，原書房，1965，第 310 页。

②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玄洋社社史》，第 408 页。

③ 在日本，往往把在中国大陆和朝鲜等地从事国权扩张活动的右翼团体成员称作“大陆浪人”。

社和后来黑龙会体系的大陆浪人。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官方不仅承认学历，而且多被日本设在中国的军、政、外交、官营会社聘用。他们以“中国通”的面目出现，刺探中国情报，干扰中国内政，一旦战争爆发则直接投身其中，或者潜入战地窃取情报，或者随军充当翻译或向导，成为侵略战争的重要帮凶，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一直发挥着军政各界不可替代的作用。

1894年3月，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东亚洋行被朝鲜当局派的刺客刺杀。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将金的尸体送还朝鲜，朝鲜当局随即将金的尸首示众。消息传来，玄洋社借机大肆攻击中国和朝鲜，认为此事件是中、朝两国对日本的蔑视，鼓动政府出兵朝鲜，“膺惩”中国，一举将朝鲜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是由于日本当局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制止了玄洋社的妄动。

同年5月，朝鲜东学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全州，声势大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玄洋社头面人物预感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机会，派员进入朝鲜把水搅混，为政府出兵制造口实。6月27日，头山满选派内田良平、大原义则先行赴朝，与玄洋社在釜山设立的据点“釜山组”联络，准备组织一支“日本义军”援助东学农民军。内田等人到了釜山后，会合“釜山组”的铃木天眼等14人，决定将这支小队伍命名为“天佑侠”，自喻为借助“天佑良机”的“侠士”。“天佑侠”组成后就抢夺了昌原金矿的枪支弹药，随后发布檄文，声称“闵妃恶政保护虐待百姓的官僚，而闵妃恶政的根源是袁世凯及他的国家”，东学农民军是为了“驱除支那势力，摆脱清国的羁绊”等。^①“天佑侠”进入东学农民军后，以救世主自居，自封“军师”、“大将”、“副将”之类，对东学农民军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大佬”的资格。自然，“天佑侠”的本意绝非帮助东学农民军推翻闵妃暴政，而是为了操纵这支农民武装，搞乱朝鲜局势，制造出兵口实，进而驱除清政府在朝势力，然后独霸朝鲜。但是，当日本蓄意挑起战端后，口口声声

^① 黑竜会：《國士内田良平》，原書房，1967，第72页。



表示要与东学农民军“同生共死”的“天佑侠”们，早就溜之大吉了。

“天佑侠”虽然区区不过 14 个人，但是，“天佑侠”事件是右翼势力第一次以武力手段同他国反政府势力结合，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开了右翼势力在亚洲国家从事武力颠覆活动的先河。而且，这次事件使右翼团伙意识到，没有军部和政府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从此后右翼团体与日本官方特别是军部来往密切，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日本军部染指海外的一支特殊别动队。

第二节 右翼势力在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1894 年 7 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玄洋社员们欢呼雀跃，叫嚷着要奔赴前线效命。荒尾精立即向当局建议，招收乐善堂和日清贸易所的学员从军，充当随军翻译或向导，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和次长川上操六的首肯。随即拍发电报召集各地浪人，又派根津一潜入上海传达陆军部指令，指令各地浪人潜入东北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根津一到上海后立即与玄洋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晤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然后匆匆回国报告。

当年 8 月，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二人化装成湖北商人正待乘船去营口，被地方当局识破逮捕，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处斩。

藤岛武彦奉命赴朝鲜迎接日军第一军，为其担当向导。藤岛化装成和尚北上，但他既不懂佛经，汉语也不流畅，走到宁波就露了馅，遂被解到杭州也掉了脑袋。藤岛武彦受刑前还供出潜伏在普陀山法雨寺的浪人“和尚”高见武夫，高见战前受根津一之命潜伏在该寺，没承想未及出洞也追随同伙而去。

当年 10 月，藤崎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等数人奉日军第二军的命令，分三组侦察金州到辽阳一带的军事部署，但是，他们登陆后不久就被

发现，除向野坚一侥幸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擒，藤崎秀等5人也上了断头台。

另有一人石川伍一，在开战之初潜入天津，收买了一名电报局的职员，得知北洋舰队将派遣济远、广乙、操江等三艘军舰护送高升号去釜山的具体航期，立即通报给军方。结果，日军舰偷袭了高升号，使北洋水师遭受严重损失。中日正式开战后，石川继续潜伏在天津，在客栈被中方查获，被天津道台衙门处斩。

以上十人除高见武夫外，战后被日本当局誉为“九烈士”，给予隆重的嘉奖和彰显。尤其其中的“三崎”，即藤崎秀、山崎羔三郎和钟崎三郎三人，因每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崎”字，故称作“三崎”。此三人都出身于玄洋社或日清贸易所，狂热鼓吹以武力手段征服朝鲜和中国。开战前后，三个人十分活跃，为军方效尽了犬马之劳。其中的山崎羔三郎曾化装成药材商在朝鲜牙山活动，日军就是根据他的情报调整了进攻牙山的部署，打赢了牙山一仗。所以，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特意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山崎，对其慰勉有加。另一位藤崎秀也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召见的“殊荣”。钟崎三郎曾深入山海关防地，提供出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也受到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嘉奖。

日军侵占金州后，找到“三崎”的尸体，将三人厚葬，并将金州城外的一座小山命名为“三崎山”，山前立有“殉节三烈士碑”。^①

1894年4月，玄洋社社员、汉口乐善堂北京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奉日军大本营命令调查威海卫北洋舰队的防务。宗方受命后化装成中国人，多次潜入军事要地，探听到北洋舰队出动的编队、行程、日期等，还绘制出多幅威海卫要塞的地形图、布防图、北洋舰队分布图等重要军事机密资料。战后，明治天皇破例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他。

三国干涉还辽后，右翼势力最先喊出“对俄强硬”的论调。1901年2月，玄洋社干员内田良平联络玄洋社员伊藤正基、葛生玄暉、葛生能久、本间九介、平山周等20余人成立“黑龙会”，作为“对俄强硬”的右翼团

^① 该碑在战后被拆除。但“九烈士碑”和“三崎碑”仍然分别保存在日本京都和东京市内。



体，决意“腾飞”黑龙江，不惜对俄一战，夺回辽东半岛，同时染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黑龙会的《趣意书》称：“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①

1895年8月，内田良平进入俄西伯利亚地区。翌年，组织团伙成员椎叶糺义、宫本铁之助、楠木成徵等人在海参崴建立起第一家秘密情报站，对外称作柔道馆，负责收集周边地区的俄方情报。1896年6月，内田调查了中、俄、韩三国交界的延边地区的兵要地志，踏查了从海参崴海湾到中国图们江流域的地形地物。1898年12月，又横穿西伯利亚，具体了解了该地区俄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与此同时，他还派椎叶糺义、楠木成徵分别收集了珲春、延吉以及海参崴俄军炮台的情报，这些情报均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田回国后抛出一篇《俄罗斯内部之大缺陷》，文中指出，“俄罗斯现状如同正在自行车竞赛的途中，猛然刹闸必然颠覆，它的第一个目标是全力向满洲疾走，如果任其经营和侵略满蒙，可免它自灭的危机，相反，我将永远失去对俄必胜的战机”。所以，“日本必须扼制俄罗斯的企图，敢于与之一战”，“日俄冲突、即日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命运”^②——这是右翼势力喊出的“日俄必战”的第一声。

此后，内田等人以黑龙会为阵地，创办《黑龙》月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俄强硬论”的文章，进谏当局“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俄国不足为惧”，“膺惩俄国”等，鼓动朝野各界“万民一致”打败俄国。黑龙会还根据浪人们多年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活动调查的资料，绘制出版了一部《最新满洲图》，有评论说，该地图“连满洲铁路沿线的新开发地、小路、村庄都毫无遗漏地记载下来，包括满洲铁路的预定线、沿线的物资、随之而出现的开发地、行政设施等都作了记载，还附录有地图解说”。^③正

① 黑龙会：《国士内田良平》，第245页。

② 同上书，第183、184页。

③ 同上书，第247页。

因为它的精密和翔实，日本外务省购买了300部，陆军部也订购500部，分发给驻外使馆人员和作战部队参考使用。1903年5月，黑龙会又出版了《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图》。

从此，黑龙会几乎成为右翼团体的象征性标牌，不仅在国外充当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马前卒，在国内也是右翼团体中的实力派，它派生出来的大日本生产党、大日本一新会等团体在维系日本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反战运动中也发挥了帮凶作用。

日俄战争爆发前，为了抢先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大佐策划了组织“特别任务班”的计划，决定收买右翼团体成员充当“死士”，由现役军官带队，潜入俄军后方，破坏交通枢纽和通信设施，切断俄军的补给线，策应日军的军事行动。

青木共募集了47名“死士”（也有资料记为42人），号称“赤穗47士”，^①加上部分现役军官划分成5个班，分别担负爆破海拉尔和齐齐哈尔的中东路铁桥，爆破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捣毁哈尔滨俄军火药、武器库，破坏长春、四平间的铁路桥，以及爆破四平至奉天间的铁路桥等任务。^②

1904年2月21日，“特别任务班”成员化装成中国人或喇嘛僧，携带炸药、雷管、导火索等物品出发。出发前人人都留下了遗书，又向“天照大神”遥拜，自诩为“荆轲之行”。4月11日，横川省三、冲祯介等6人在接近齐齐哈尔的途中，与哥萨克骑兵遭遇，横川、冲二人猝不及防成了哥萨克骑兵的俘虏。另外松崎保一、田村一三、胁光三、中山直熊等4人逃之夭夭，却慌不择路闯进札赉特旗境内，在鸣枪抢劫时遭到当地牧人还击，4个人均被击毙。

4月20日，横川、冲二人在哈尔滨郊外被枪决。其他各班除了在海拉尔破坏几处铁路设施外，因俄军戒备甚严，大多无功而返，或转移到南满

^① 1701年，日本赤穗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被吉良上野介义央斩杀，一年后，浅野的47名家臣闯进吉良私邸将其刺死，为浅野报了仇。但幕府将军下令47人剖腹，有46名武士遵命剖腹自杀，1人逃走，所以也有称“赤穗46士”，被誉为日本武士的典范。

^② 佐藤垢石：《諜報將軍青木宣純》，墨木書房，无出版年代，第77~80页。